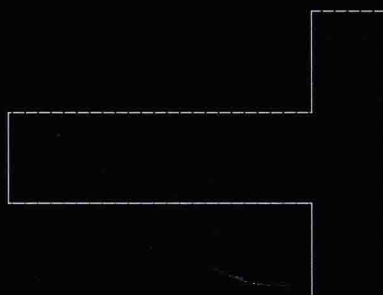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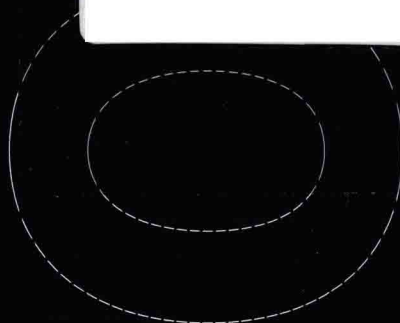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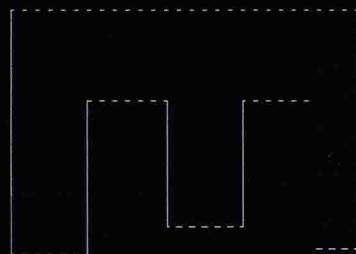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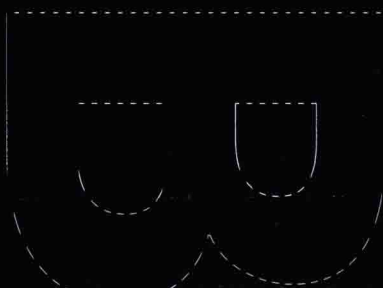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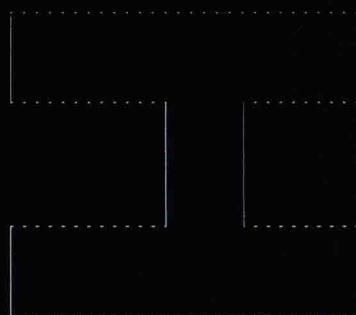


机器人

阿缺
——
著



机器人人间

阿缺——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机器人间 / 阿缺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7

ISBN 978-7-5502-9939-9

I. ①机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43409号

机器人间

作 者: 阿 缺

责任编辑: 徐 樟

产品经理: 梅勒斯 白进荣

特约编辑: 程彦卿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226 千字 700mm×980mm 1/16 印张: 18.5

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939-9

定价: 42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7933435/64243832

CONTENTS

目 录

1

LW31 谋杀案

◆

18

公交车上的男人

◆

27

意 外

◆

62

守夜者

◆

73

病 症

◆

111

孪 生

◆

150

异变者

159

生死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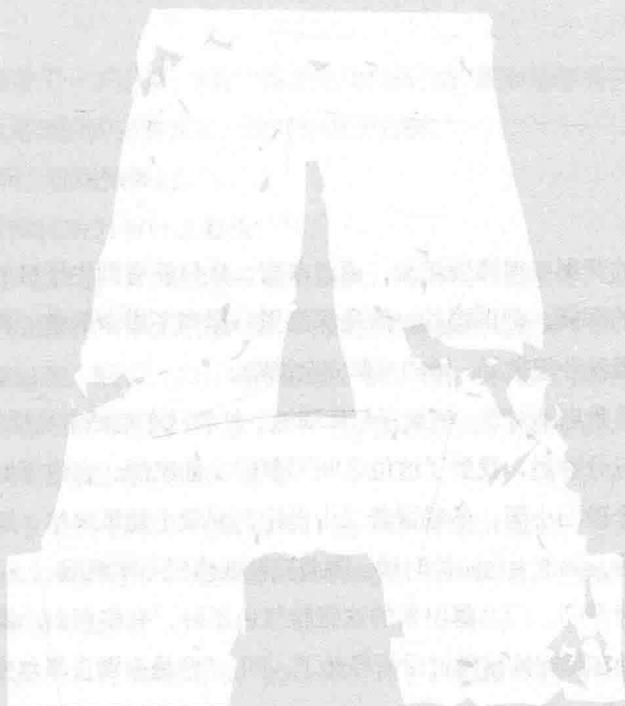
◆

195

树会记得许多事

231

深 处



LW31谋杀案

她的背影变得朦胧起来，透过车窗，我只能看到牛仔裤的浅蓝和蝙蝠衫的深黛，都很隐约，像是深海里一尾向下潜游的鱼。再看一会儿，雾霾就升起来了，她的身影完全消隐。

于是我启动引擎，氢离子气体喷流，托着飞车在城市高楼间穿梭。

十五分钟后，我到了这位名叫阿萝的女佣家里。它位于城市西北角的一个破旧小区，还保留着二十世纪的混凝土建筑风格，还保留着老式门铃，我走上台阶的时候，隔着皮鞋能感到一阵潮湿。

阿萝开门，门后露出来的这张脸气色不好，有些苍白。我露出了警徽，她在瞬间的错愕过后便释然了，问：“你是来调查泽尔先生的谋杀案的？”

我点点头，目光越过阿萝的肩，看到屋内的摆设简单而整洁。陈旧的木桌，沙发，电视，粉红床单，药箱，留声机，半敞开的衣柜，少得可怜的衣服连柜面都遮不住。

“不是那个机器人干的吗？它都自首了。”

“嗯，LW31是承认了，但是疆域公司坚称他们的产品都植入了伤害程序，不可能做出故意伤人的举动，更别说蓄意谋杀了。”

阿萝“哦”了一声，移开身子让我进去。她泡了两杯茶，这个过

程中我一直看着她，在我视线里的，是一个年轻、美丽但贫穷的姑娘，是受害人的女佣，是最了解这桩谋杀案的人。

“你想知道什么？能说的我都在录口供时说了，我是泽尔先生的女佣，刚工作两个月，负责照顾他的生活，但案发当天我请假在家里休息。”

我翻看了一下记录，问：“泽尔先生付给你的薪水是每周三千个联盟点，这是市价的三倍左右，他对你很大方啊。”

“是啊，他很慷慨的。”

“那你对LW31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哦，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家政机器人，每天做一些家务，没事的时候就站在角落里，自动关机休眠，一点也不像会杀人的样子。”

我端起茶，抿了一口，苦涩弥漫。想了想，我问：“我听说，嗯，泽尔先生有一些特殊的个人爱好——据他交往过的女孩子说，他有虐待癖——那他有没有对LW31施暴？”

阿萝手上的茶洒了几滴出来，她一边用纸巾擦拭，一边回忆：“嗯，我确实看到过泽尔先生对LW31动粗，有时候骂，也踢打过，但LW31从来没有反抗。”

我点点头，再寒暄几句，就告辞离开了。她没有起身，低着头，连目送都没有。

外面的雾霾更重了，交通因为视线受阻而堵塞，空中挤满了停滞不前的车。尽管交通系统一刻不停地优化路线，还是解决不了我的困境，于是我打开车载电视。

“……日前，令人震惊的LW31谋杀案还没有结案，而市民的反机器人言论已经越演越烈，在本市多个路段都进行了游行，要求限制机器人的生产和使用。疆域公司为此成立了紧急公关小组……”

全息画面里，我看到林立的横幅，上面写满了“机器人是蝗虫，

是我们亲手制造的恶魔”“我们建好了家园，却让机器人来住”的字样。不过，看他们的衣着，都不怎么光鲜，应该是被机器人抢走了工作的失业人员。

车子嗡地震了一下，电视被强制关闭，这表明空中车道已经疏通。我启动车子，在滚滚车流中向家里驶去。

这个夜晚我睡得很晚、很浅，凌晨时睁开眼睛，猛然发现我的机器人保姆YUI98站在床前。它的方形脑袋融进黑暗里，只剩一张挂着诡异笑容的嘴，它手里提着菜刀，刀在滴血，血落到我空空如也的胸膛里……

我惊叫一声，翻身而醒。智能灯立刻太亮，借着明亮的光线，我看到YUI98站在客厅的角落里充电，安静如雕像，只剩下灯光在它金属外壳上留下的光辉。我的噩梦惊叫让它苏醒了。

它走到床前，五官组合出笑容，说：“先生，随时为您效劳。”我挥手赶开它，长舒一口气，心脏却犹自快速跳动。

我叫LW31，是疆域公司出品的家用智能机器人，负责泽尔先生的衣食起居。12月17日的晚上，我将他杀死，我用一柄水果刀捅进了他的胸膛。

动机？哦，我没有什么动机。当时泽尔先生醉醺醺地走过来，踢打我。我的合金皮肤阻止了他对我的伤害，并且不可避免地让他的拳头感到疼痛，他暴怒起来，在言语上也对我进行了攻击。本来我的系统能够过滤泽尔先生的粗话和怒气指令，避免他在生气时做出会后悔的行为。

但当时，我看到了泽尔先生通红的鼻子。

那个肥大的鼻子上面有一粒一粒的粉刺，随着粗重的呼吸或扩张或紧缩。鼻孔下的嘴里喷吐着唾沫，有一些落到了我身上，

一些飘在空中，另一些随着他猩红的舌头被吸进了嘴里。他越生气，脸上越扭曲，最后，他转身拿起刀，在我身上刺了三下。他太用力，刺第三下时手都扭了。

我想，泽尔先生生气时一定非常难受，我想帮助他结束这种难受。

于是，我握住刀刃，将它翻转，刺进了泽尔先生的胸膛。很简单，我了解他的身体构造，十五厘米的刀刃准确地插入他的心脏，让他一瞬间死亡。

你问我死亡是什么。

死亡是永恒的沉眠，是冰冷和僵硬，对你们人类而言还意味着腐烂，而我们会慢慢锈蚀。死亡是一个可怕的词语，哪怕想起……都会让我的芯片战栗、电流紊乱。

是的，即使死亡如此可怕，我依然希望泽尔先生死。

屏幕里，LW31安静地述说着。

这个机器人的身体被设计成细肢大头的造型，手脚和躯干都由银白色的金属构成，手脚很细，躯干粗壮一些，但远远比不上方形脑袋的体积。它看上去就像几根钢架子支着一台电视机。

“这是第七次审讯，供词与之前一模一样，”我将这个画面定格，对局长说，“已经很明显，它自己也承认谋杀，是时候结案了。”

局长摸了摸鼻子，却没说话，而是看着身后。

我这才注意到，会议室里多了一个陌生人：一个胖子，穿着休闲服，在满是身着西装的人的会议室里显得格格不入。但他笑容满面，毫不在意，边走过来边说：“事实上，LW31只是说自己杀人，并没有证据表明是谋杀。警官，它是机器人，不能以人类的思维来推断它的行为。”

我诧异地盯着他。

“哦，瞧我的礼貌去哪里了——”他伸出手，“我叫奥列格，疆域公司工程技术部高级主管，也是这次紧急公关小组的组长。”

我没有握这只肥大的手，皱着眉头说：“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它承认自己杀了人，却不是谋杀？”

“本质上呢，LW31只是一件工具，没有情绪，无法爱也无法恨，只是依照设定的程序为人类服务。如果它杀了人，那么只能说是对这件工具使用不当。”奥列格笑着说，“所以，我更愿意将这次事故称为误伤，而不是谋杀。”

我恍然，LW31是疆域公司生产的，如果它谋杀主人，势必影响整个公司的机器人生意。搞不好《机器人正当使用议案》会被重新考虑，一旦通不过，疆域公司会赔得倾家荡产。所以他们在尽力降低整个案子的严重性，操作失误显然比谋杀要好听得多。

局长没有插话，说明他站在了奥列格那边，他的账户里应该多了很大一笔来自疆域公司的汇款。所谓危机公关，也就是处理这种事情——那么，接下来就是我了。

“你觉得呢，”奥列格嘴角上挑，目光直视我，“警官？”

我当然不赞成，我信奉的是“人命关天，有错必偿”。但局长在这里，我只能冷着脸走出会议室，路过奥列格身边时，他脸上笑意更浓，似乎稳操胜券。我真想一拳下去，把他的笑砸碎在肥肉里。

刚出警局大楼，我就看到了她。她换上了浅色裙子，踩着高跟鞋，进了对面的西餐厅。她身边有一个男人，他比我高大，握着她的手。这场景让我呼吸一窒，脑袋缺血，也走进了对面餐厅。

她和那个男人点了冷盘，有说有笑地吃着。我坐在斜对面，吃着意面，口里却什么滋味也尝不出来。

“你喜欢她？”

“嗯。”我说完才意识到不对，抬头看到了奥列格，连忙咳嗽几声来掩饰，“你来这里干吗？”

“我正好也过来用餐——你喜欢她？”奥列格扬起下巴，好几层肉在抖动，“你刚刚一直看着她。”

我把意面搅成一团，长吐一口气：“她有男朋友。”

奥列格的笑容里带了些不屑：“那又怎么样？她男友并不一定是最适合她的人。”

我沉默着，奥列格干笑了几声也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和男友吃完结账，挽着手臂出去了。我抬头看着她的背影，裙摆下露出光洁的小腿，碎步远去。

“你知道进化论吗？”奥列格敲了敲桌子，“我们人类千辛万苦地从猴子进化而来，可不是为了看着心爱的姑娘越走越远的。”

“你到底来干吗？”视线里已经完全看不见她了，我收回目光，警惕地看着奥列格。

“哦，我只是想看一下从LW31身体里导出的录像，多了解案情。你是案子的直接负责人，我需要你的密码。”

LW31属于高档机器人，眼部的摄像头会将最近三个月见到的景象录制存档。本来这个可以当作直接证据，但我取出LW31的录像时，发现里面有多处空白，包括案发当天。其余的录像都是日常琐事，并没有多大价值。

“我为什么要给你看？”

奥列格凑近，脸上笑容更盛：“我有局长的授权。”

9月17日，LW31遭受了一次暴打，由于视频是来自它的视角，所以整个全息画面都是泽尔先生手脚并用、大声咆哮的样子。

他打累了，在沙发上沉沉睡去。LW31走过去，给他盖上了毛毯。

9月23日，泽尔先生出差。LW31站在窗前，看着阳光明媚的街道，它站了一整天，因为不管怎么快进，画面都是街道的风景。从朝阳到落日，它一直看着外面，直到华灯初上时画面才暗淡下去，这表明它开始休眠充电。

10月2日，泽尔先生带了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回家，LW31能够识别这种情况，并且按照程序打算回避。

“不，我就要让它看着，”那个女人说，“你不觉得更刺激吗？”泽尔先生于是输入强制模式，取得了LW31的最高权限，让它站在卧室里，并且不能休眠。

接下来的画面令人作呕。我感觉意面在胃里像是冷冻的蛇，胃一阵抽搐。

10月19日，LW31站在镜子前，它在打量自己。硅晶制成的瞳孔投射出无比认真的眼神，但它的头颅太大，四肢瘦小，怎么看怎么滑稽。

“你好，”它向镜子里的自己伸出手，“很高兴认识你。”这时它的电子音跟以前不同，初听是变混杂了，但多听几遍，能感觉到其实是变得嘶哑了。

它不断地重复这两句话，直到镜子里出现泽尔先生的身影，以及一根挥下来的木棒。这一棒正中它的头部，可能击中芯片了，画面一阵摇晃后就消失了。

10月30日，画面一片漆黑，但时间显示是在白天。我以为它在地地下室，但耐着性子等了几分钟，才恍然明白是LW31闭上了眼睛。

画面漆黑，却有歌声。一阵很隐约的歌声，似乎是隔着重重墙壁

传过来的，听不真切，但旋律耳熟，我也闭上眼睛听，慢慢听出来是什么歌了。

一首很老的歌，叫 *Auld Lang Syne* (《友谊地久天长》)。

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,

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?

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,

for the sake of auld lang syne.

If you ever change your mind,

but I living, living me behind,

oh bring it to me, bring me your sweet loving,

bring it home to me.

11月14日，泽尔先生举办了一场派对，LW31一整天都在准备食物和酒水。到了晚上，客人们挤满了客厅和后院，它端着盘子在人群中穿梭。在这些来宾里，我看到很多张熟悉的脸。泽尔先生是成功的商人，他请来的客人大都是本市名人。

LW31走到泳池前送香槟的时候，被泽尔先生一脚踹中后背，由于自动平衡系统反应不及时，它一头栽进水里。水正好没到它的脖子，我可以想象到它那个夸张的方形脑袋在水面上茫然四顾的滑稽模样。

泽尔先生哈哈大笑，其他人也笑了起来。

12月1日，LW31收拾房子，整理花圃，喂狗，擦拭地板。

“等等，画面暂停一下。”奥列格突然说。

我把画面停住，并放大，全息光影定格在当时的情景。那楠木地

板在我四周旋转、放大，最后我看到了引起奥列格注意的东西。

那是几滴血迹，已经凝固。

12月17日，画面里只有一柄悬空的刀，只看得到刀刃。单边开刃，十五厘米，要杀人的话，这已经足够了。

而这也是后来杀害泽尔先生的凶器。

这些视频，几乎每天都有空白时段，而非空白时段的视频内容也大致一样。我看过许多遍，再看的时候已经没有兴趣，不断快进。奥列格也逐渐打起哈欠，让我加大快进速度。

饶是如此，结束时也到晚上了。

“事情已经很明朗。”奥列格长舒口气，揉了揉太阳穴，“是泽尔先生对LW31使用不当，经常进行暴力行为，导致LW31内部原件受损，行动出现故障。这也解释了录像丢失的事情。”

“不，这不是误杀。LW31后来有意识地盯着凶器，说明它已经在打算谋杀泽尔先生了。”我按下停止键，房间里的全息画面如潮水般退却，灯光亮起，“你们公司的机器人，在遭受打骂后，对泽尔先生起了杀心。这是谋杀。”

“相信我，法官最后会赞同我的看法的——正是我们每年给政府纳税的税，才养活了他们。如果机器人存在安全隐患，停止生产，恐怕整个社会结构都会受影响。何况，你也看到了，不论从哪方面说，泽尔先生都是个人渣。如果LW31不动手，我都忍不住想杀了他。”

“你最好不要在一个警察面前说这种话。”我冷冷地说。

奥列格揉了揉鼻子，不置可否。

夜晚似乎才是这个城市最活跃的时候，高楼彩灯闪烁，飞车在空中曳出一道道流光。黑暗远远地在高楼上空俯视，不敢靠近，却也不

肯远离。

我到第六空中平台取车，打开车门才发现氢离子引擎动力不足——这些天忙着调查，忘记补充能源了。正踌躇着，奥列格的车靠了过来。

“嘿，警官，”车窗落下十几厘米，正好露出他的笑容，“送你一程吧。现在走回去，可能天亮了才能到家。”

我上了车，闭目养神。他专心开车，也不说话。

二十分钟后，车停下来了。“怎么回事？”我睁开眼。

“老把戏，游行的人在前面堵住了路。”奥列格努努嘴。顺着他指的方向，我看到前方有一大批飞车在缓缓移动，车身之间拉了许多横幅。这些车大都不是什么好车，灰暗破旧，好些车的灯都坏了，连成一串，像是一条老迈的蜈蚣在爬动。

“不过是些可怜虫罢了。”奥列格冷笑，手指敲击着操控平台，“机器人的兴起是大势所趋，深海、太空，所有人类的未知之地都要由机器人去探索。机器人干活儿比他们更好，所以他们被辞退。要想不被时代丢下，就要努力前进，他们却只会游行……”

“但你研究的机器人会杀人。”

“我再次强调，那是误操作。”

我正要反驳，突然想起他刚才说的话，头皮一阵发麻，问：“你说，机器人干活儿比人类好，所以抢走了许多工作？”

“当然，我们公司生产的机器人，能胜任许多岗位。”

“LW31是家政机器人，那应该完全可以照顾泽尔先生啊。”

“绰绰有余。”奥列格从他的职业自豪感中回过神来，问，“怎么了？”

我沉吟许久：“我在想，既然泽尔先生买了LW31，为什么还要雇一个女佣呢？”

老实说，我不太愿意面对LW31。它的体形滑稽，但说话慢腾腾的，语调苍凉，听久了，会觉得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类。相信我，这种感觉并不有趣，尤其是当它身上还背着一桩命案时。

但今天，我不得不去面对它。

和往常一样，它坐在审讯室角落里，两手抱膝，脑袋耷拉着。其他机器人都是站着休眠，天知道它这是从哪儿学来的动作。

“你好，警官。”它辨别出了我的脚步声，头继续埋着，“今天要进行第八次审讯吗？”

“哦，不，我想请你看一些东西。”我打了个手势，审讯室外的同事接通电源，放映仪发出嗡嗡的声音。

“谢谢，这个礼貌的邀请我不能拒绝。”LW31站起来，坐到我对面，“从哪里开始呢？”

“尽管你身体里的记录仪被破坏，出现了空白，但我还是在街上的监视器里找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。真奇怪，我以前一直没想到调用这些监控录像——来，我们看看吧。”

放映仪放出影像，LW31的眼睛开始转动，而我始终盯着它。

这段影像是社区街道的监控画面，正好可以看到泽尔先生家的前院。当时是一个上午，泽尔先生带一个女孩子回家，LW31在前院等着。这时节已有落叶，它肩上有一片半黄的叶子，泽尔先生走进来后，对它说了句什么，然后就进屋，把它和女孩留在院子里。

女孩对LW31伸出手，嘴唇动了几下。但LW31似乎短路了，过了许久才转过身，向屋内走去。女孩有些尴尬，犹豫几分钟，也进屋了。

画面到这里停下。这个过程中我一直观察LW31的脸，但它的五官丝毫未动，表情呆呆的。

“你还记得这一天吗？”

LW31罕见地沉默了。

“还是我帮你回忆吧。这段影像的记录时间是10月19日，这个女孩是泽尔先生请来的佣人，叫阿萝。摄像头离得远，听不到声音，但是根据口型可以判断出他们说了什么。”我死盯着它，刻意放慢语速，“泽尔先生说的是‘这是新来的佣人，你们各干各的’，而阿萝对你说的——”

“吱吱”，LW31身体里突然传来电流急速窜动的声音，它仍然坐着，但明显可以感觉到它在颤抖。

“她说：‘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’”

电流声消失了，颤抖也消失了，LW31的四肢和脑袋都无力地垂下。它自行关机了，这是它唯一可以拒绝和我交谈的方式。

不过不要紧，我已经明白一切。

我和奥列格一起来到了这个城市唯一的位于西北角的破旧小区。

奥列格贵为主管，薪水优渥，很不习惯这里的贫困氛围，一直在抱怨。“你最好有让我吃惊的东西，就像你承诺的那样，”他小心地不让皮鞋踩进污水里，“不然我回去就投诉你。”

我没有理他，敲开了阿萝的门。

“你又来了？”她看到我旁边的奥列格，有些诧异，“这位是？”

“我的搭档。我有些事还想问问你，能进来吗？”

她让我们进屋，照例泡了茶。奥列格闻了一下，皱皱眉，放下茶杯。我则看着阿萝的脸，比起上次来，现在的她更漂亮了。

“气色恢复得不错啊，”我笑着说，“看来那些药还是很有效果的。”

阿萝僵了僵，扭头问：“什么药？”

我不置可否，环顾一周，看到了那台留声机，说：“我可以放首音乐吗？”不等她回答，我走到留声机旁，那上面放着有一张封面空白的碟片。按下开关，旋律开始流淌。